

人淡如菊是中年

○ 远野

清晨,在白瓷杯里泡上一杯胎菊,瞅着它们在开水中绽放,慢慢溢出清淡的色调,其薄凉如吹火,寡淡复清雅的气质,颇有到中年人的味道。晋陶渊明独爱菊,宋周敦颐独爱莲;我不独爱,却经历了更爱莲到更爱菊的变化,这或是与年龄有关。一个人,经历岁月轮转,激情平复,热血减退,审美和价值取向也往往会变。莲,开在盛夏,亭亭净植,香远益清,颜值与风姿都更年轻;菊,深秋傲霜,迎风凌寒,花瓣瘦瘦,微具沧桑感,更适合中年。

昔年读到王安石与苏东坡的一段文字公案,恰巧关于菊和年纪。阅王与苏均是政治与文学的双料宗主,他们搅动北宋政局,各是风云人物,但君子磊落,和而不同,政见上互融,文字上互粉,人品上互彰。王安石曾写了半首《咏菊》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年青且疏狂的苏学士却认为:菊花开在深秋,最能耐久,至枯都不落瓣,王诗中“吹落黄花满地金”是违背常理的表述,于是手痒难抑下提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一段文人雅事,后文续集在许多年,各自发生许多经历之后。苏轼被外放到黄州做团练副使,青年变中年,狂士变浪士,偶然发现秋风吹过,菊花满地铺金,才明白菊花有落瓣与不落瓣的区别,忆及当初对王安石的轻薄,慨叹年少轻狂。这轶事不仅说明了物之不尽,知之有穷,给我的更多感慨却是:活到老,学到老,知之更多后,却丢了少年狂。人在青年,菊花傲岸;人到中年,菊花会落了;阅历丰富了,逞抖擻的精神也减了。这就是过程,这就是成熟。

人淡如菊,相映萧索。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做饭煮得大Q,说嚼着牙齿会震动,那时不解老人为什么不喜咯噔香的硬米饭;若干年前,相继带着爸爸妈妈看牙医,他们各补了几颗,不懂坚固如牙齿为什么还会坏。年初,突然感觉牙齿冷热都会酸痛,熬不住也迈进了牙诊所,发现已然坏了两颗,于是加装了“人生最后长的牙齿”——假牙,真正是年齿徒奈何,谁都跨不过人生规律。近日看诗词大会第四季第五场,大叔全礼允对决12岁少年陈滢时坦言,背诵能力和识记的准确度都不如少年,心理压力很大。智畏少壮,拳怕少壮,深有共鸣。时光无情,少年与中年之间,差异恰似涨潮与退潮。曾经矜年少,忽然近老年。当时读诗记词,几几秒的事,一件事多少年了,还记得刻骨铭心蚀骨一般,而今相当健忘,有些实在重要的,都要记到本子中,甚至贴得桌面,电脑显示屏四周满满都是,唯恐一转身,把什么要事给漏了。至于博闻强识,“臣(妾)根本做不到”!

继少年时坏了双眼,青年时坏了喉咙之后,用上几十年

的零件陆续的,次第的,赶趟般的发生故障,膝盖岁月收下了,腰椎岁月收下了,体力岁月收下了,灵敏岁月收下了,直至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衰退退化。几横纹纹看镜,数茎白发却扎眼,岁月怎恁地贪心,拿走了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呀!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继之而来的,会不会是更加黑暗的地狱?看到颤巍巍的老人,感觉自己走得很近。住在小楼里的邻居,除了搬进搬出,换了几家人,一起住着的,曾经还是孩子,已然就业或成家育人;曾经正是盛年,已然退养在家,等着当长辈;老年人已有过世的了,出生的第三代,也念小学了。很懂晋大司马桓温,一代枭雄,对青春易逝,生命短暂的焦虑和敏感: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便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化作了成语,更映射出了人在岁月中的无力。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谁愿作“前人”呢?如果能一直是“今人”,那该多好。但造化都只给每个人生数十年。树犹如此,可懂悲凉?

慢慢的,我居然发现自己更喜欢落花了。单位的院子里,有不少高龄的树木。其中几株硕大的木棉,不论是阳春三月的花残满地,还是风华五月的飘絮漫天,都很戳心。而偏偏,那一溜8株乔木型茶花,却依次开落在冬至至四月,近半年的时间里,都有落英缤纷的画面,再到秋月,那弥漫的桂香与桂米又纷落成另一副景象,手机里总有几张落花与绿树相映成殇的照片。但花还好,一年一度,总有重开日,人却更单,八年时光,消泯在青砖大棧了无痕迹,唯叠叠着容颜与心力的沧桑,衍生数度倦怠,淡去几分人心,曾经的淳朴善意、古道热肠,都与茂年盛时渐行渐远。黛玉叹自己薄命,总要把落花葬了,再嘤嘤地泣下血泪,还顽石当年浇水的的情份,但那份凄苦,却是兰草的本质,芳而无人,寂寥凄清,落英偏偏应景,它们与艳丽之间,多了一份凄决,很好的映衬中年心事,让你读得到欣逢盛时的热烈和季节过后的清寂。但我可以直视,因为另一面是草木有本心,开落两自然。每个季节,各是风景;每个阶段,自有风采;每个当下,都需乐享。淡若菊花,是一种自我与顺应的讲和,一枚瘦菊,落与不落,都在秋天,傲或不傲,都是秉性。偶或听到有人叹息:人生寂寞如雪!其实孤独的一半,得归咎于自我囚禁,那是自己缺乏温暖的心。生为南方人,我怕冷,便不喜欢雪,它的圣洁与高冷,在我眼里不如一根燃过火柴的灰烬。它虽不起眼,但至少为光和热努力过,对化尽余灰坦然着,不说大可燎原,也不说成就一餐之炊,就那数秒燃尽的光和焰,灰烬归复的尘和灰,其中包含的“热烈+从容”,构成了有使命、有温度、有勇决的一生。倾向喜欢菊和落花,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释然,

开场不必热闹,结局不必激烈,事毕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才是平而洒脱,深而隽永,淡而弥久。

人到中年,似乎一地鸡毛。孩子不等你而长大,父母不等你而老去,一同慢慢变老的人也慢慢不得,而你还在滚石上山。其实中年也有中年的好,你失去一些,也得到一些,你在老去,也在成长。行了许多路,走过许多桥,经过许多事,阅过许多人,该或不该的经历都经历了。“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有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认识和胸怀也有了;时光对你的雕琢,去掉了不少多余的矫情,至少是半成品,你也不再好意思说是“懵懂的中青年”,那种舍我其谁的锐身自任,那份时不再来的紧迫和上进,也已树立。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一切按部就班,各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并且还在继续积累着,就似踏在台阶的中段,接着上行。叛逆的孩子渐渐达到了与你平视的高度,更加懂事,有能力铺写自己的人生。父母还能自行其乐,谦逊而自立的站在一边。你想起他们了,可以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东南西北一番扯;你劳累了,可以找个时间坐在他们身旁,在慢生活的氛围里休养疗伤;时给你寄点山茶油、冬笋、春笋、夏菇、秋薯和长青的慈爱。构图塑形都完成,虽然失去了其它造型的可能,但趋势不再扑朔迷离,章法不再无序可循,落墨处于于细节和调色,该到一笔一出彩的阶段了。恰如到了河的中下游,开闸了,平坦了,舒缓了,从容了;你能淡然地说,中年如菊,那是因为黄花未昨日,凉爽但不清寒,迷醉却未萧瑟,甚至还能享有天的高广,云的清淡,菊的明燥。淡而如菊,是一种不错的境界,淡仍有味,淡而安然,应该感谢时光。

人到中年,心事变淡。中年不失眠。有人说:每个失眠者,或是心里有惦记,或是脑里有本剧。现在,有的东西看开了,有的东西看淡了,跟枕头和好得很契合,挨着常能睡着,梦也不多,就算魔到一些意外,也总能在梦里解决好再醒转,很少是吓起来的。中年不失落。不再白日作梦,没有天马行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逻辑更固化,识得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你的一切福气就在于自己的所行所事所德,各种结局不凭空出现,而是每个当下的必然导向,对某种结果的呈现,心里是有或模糊或清晰的预案,花开花落都接受,不至于太过意外和措手不及。中年不失心。心脏这块人体最精巧的肌肉,经几十年的血液流淌,承载几十年的人生起伏,锻炼得更强健、坚强,较少紊乱,人来人往,事生事灭,本心在,不迷失。

中年从来不是意外,主观上或感觉走着走着就进来了,客观上却总是走了足够多的年头才到的,是理所当然,应该坦然淡然。虽然前面已行百里,但你并没走远,还在中途,后面的路尚在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很适合中年,夏秋的阳光最好,从容的脚步最稳。来到了中年,我不贪,只是淡淡地想拥有一个平和稳妥、安康丰盛、坚韧有成、恬淡自适、应然的人生阶段,就像一朵灿烂的菊,陶渊明所喜欢,自己也喜欢的那种,精神精神地开着。中年,你好!我来一阵子了。



国画 作者:吴协昌

我爱神州万里行

○ 黄维江

兰州城

陇西雄郡固汤池,薄暮皋兰草木稀
滚滚黄河城里过,巍巍铁壁岸边时
长湍远望白云静,小筏轻浮浊浪低
慈母啜羹凝笑处,水车翻踏恰春时

嘉峪关

雄关千古镇西陲,多少孤魂未梦归
叠叠离愁塞马道,森森遗骨覆烽堆
绵延祁岭悬峰雪,弥漫黄沙竟夜悲
重谱琵琶羌笛曲,蚕丝伴着柳丝飞

七彩丹霞

丹霞舒卷落南台,七彩缤纷巧剪裁
百里山冈开鹿韭,九天仙女曳裙钗
胡姬广袖当垆影,飞燕新妆衬粉腮
大腕三轮拍案后,游人纷至惹尘埃

阳关

古往西行送别难,今天结伴出阳关
瓜州远望连戈壁,泉水长流白雪山
完筑城楼添柳色,残存烽燧吊征鞍
滩头车马曾何在?三叠朱弦驿路欢

折枝《碎锦格》 梅·诗·春

梅鹊争春辞旧岁,龙蛇戏水和新诗

芳春倩女诗音美,腊月寒梅铁骨铮

春风化雨诗歌秀,翠竹红梅典范佳

诗情画意春光美,翠竹红梅景致妍

诗礼传家春永在,竹梅结友谊长存

(黄胤)

梅花绽蕾知春近,农舍吟诗岁岁丰

梅花不惧风中雪,吟友喜欢诗里春

千枝梅奏迎春曲,万户人歌动地诗

梅溪大地诗联跃,华夏春风草木苏

春风轻奏梅花曲,春苑高歌盛世诗

(苏诗章)

七律

芸窗听雨

○ 陈孝贤

春宵寂静雨连天,对影倚窗欲入眠
润物无声流水急,敲更有序蕴情绵
帘蓬交响珍珠曲,庭院哄传吹管弦
泽被知时催梦醒,化成翠绿展华年

春分造林恰时节

○ 林洪谋

春月人间天渐暖,一雷惊蛰始纷纷
复苏山地草萌见,舒展萌芽声似闻
绿化家园时令好,广栽草木自然芬
明朝节气春分到,植树当申乐有君

陈全叔逝世了,年仅五十一岁!

全村人都为他惋惜、伤心难过。因为陈全叔是孝子,是好人。他的家庭过去已经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厄运,现在居然轮到了他。可是他是孝子,是好人,怎么可以没有好报呢?村里人难掩悲愤之情,将一切归咎于他的房子,那幢凶宅。

○ 陈仕坦

我的村子四面环山,三条小溪在村中央汇合后向南流去,形成了一个“三叉戟”。整个村子的房屋就顺着“三叉戟”布局,陈全叔的房屋在“三叉”汇合处,而且位置最低,处在道路下、小溪边。

陈全不是我亲叔,我和他认识在八年前。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闽北新桥乡政府当志愿者。陈全叔的父亲是民间牙医,他子承父业,也当了牙医。那会可能在乡里生意不好,他从我母亲那里打听到我的消息,跑到闽北我所在的乡镇,打算重新开牙科诊所。他之所以选择偏僻的地方,因为民间牙医属于无证经营。只是他没想到新桥乡太偏僻,集镇所在地不过几百人,而且大半外出,就是一个“空壳乡”,开牙科诊所自然是开不成了。

第一次见面,在异地他乡。他身高中大,浓眉厚唇,声如洪钟,一条汉子,谁能想到他粗犷的外表下跳动着柔软的心呢?我请他吃了顿饭,安排了住宿,他显然很感激的样子。他去我极其简陋的宿舍坐了坐,带了一箱牛奶,新桥的同事还以为他是我父亲。

那次见面之后,我每当回家看见他,总是有点特别的亲切感,他也很热情地跟我问好。熟悉之后,我有意无意中就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陈全叔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结婚生子后,他老婆跑路了;把四岁的孩子拉扯稍大,他父亲瘫痪了。至今,他父亲瘫痪了十七年,他照顾了十七年,村里没有一个人听过他哪怕一句半句的怨言。

他家的房子在路下、溪边,一幢土木结构的二层老屋,我从他家后面经过的时候,只看到乌压压的瓦片和瓦片下严严实实的墙。我知道,老屋里还有他瘫痪的父亲,他习以为常地照顾父亲一日三餐、屎尿卫生……走出老屋,他乐于助人,爽朗的笑声时常在村子里响起。这些年,他这间乡里的牙科诊所生意渐渐好了,他每天至少在乡村间往返两趟,于是,他便成为村里人的通讯员,他的摩托车成了公交车。村里留守老人比较多,他都帮忙买药、换煤气罐,送到理发店理发……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秋天。那段时间,他在张罗他儿子的订婚酒。他儿子在县城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兴隆,听说赚了不少钱,在县城买了房子。我说,恭喜你,喜事连连。他说,看到我这几年买房买车、娶妻生子,一切顺利,替我高兴。我们聊到了新桥,有种共患难过的感觉。看起来,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好运来临有先机,厄运来临无征兆。去年年二十九晚上,他突然脑溢血,送到医院开颅抢救,不到一个月就逝世了。他的逝世,让全村人都无法接受。古老的“好人有好报”的信条轰然倒塌,大家徒叹上苍的不公。从小到大,我见过村里许多人的离世,从来没有见过谁的离世引起这么多人的不舍。最后,大家将一切归咎于他的房子,那幢凶宅。据村里老一辈的人说,他一家跟这幢凶宅有关系的人已经去世了七个,包括他四十八岁的母亲、四十八岁的前妻、一个刚出世的姐姐、一个四十六岁的姐姐(找人人赘)、七岁的外甥女、十岁的外甥和五十一岁的他,死得都很突然。

凶宅的说法在村里传开了。科学无法解释,迷信喧嚣尘上,迷信的背后,其实是村里人无可奈何、自我安慰和对陈全叔一家的怜悯。陈全叔的许多故事也在村里传开了。

有一次,有人在陈全叔面前说,你父亲好死不死,你照顾这么多年实在辛苦。平日和顺的陈全叔冒火气说,你怎么可以盼望别人父亲去死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觉得辛苦?

陈全叔有一张存折,里面存了两万块钱,他说自己再怎么没钱都不会动用,他担心他父亲随时会走,那钱是存着给他父亲办丧事的。

……

陈全叔的故事一件件被传开了,只有他瘫痪的糊涂的父亲不知道他的死讯,大家骗他父亲说陈全叔出国了。我相信,他会一直活下去,成为村里孝子的榜样。他的儿子办完丧事,爷孙俩搬到县城新房子去住了。我暗暗祈祷,凶宅不要再影响到远离它的陈全叔的亲人了,祝他们幸福安康!



清新下视

王大铨 摄

江湖容不下文艺情怀

刘正风与那些不懂音律、不懂高山流水觅知音的道德君子们苦苦争执,甚至是哀求:只要能放曲洋一马,他可以与曲洋绝交,从此退隐山林,不问江湖是非。

在我看来,刘正风根本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极具文艺情怀的老书呆子。

他以为结交朋友是个人的私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为了知己他可以丢掉业已得到的身家地位、荣耀光环,哪怕面对众叛亲离,哪怕面对高山派的刀剑相加于家人身上。

他以为做人坦荡荡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认为自己和曲洋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江湖人士的事,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他怀揣着一个没有纷争困扰没有互相伤害的理想,只想远离江湖逍遥山水,不惜遍告天下金盆洗手,做一个嵇康式的隐士。

他怀揣着一个迂腐的知识分子情怀,幻想以自己的真诚打动所有反对他的“正派人士”:我要的只是音乐上的理解,我要的是一份毫无功利色彩的友情。

只是,他很迂腐,他的迂腐在于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江湖是什么。

江湖是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江湖一入深似海,你倦了想靠岸,在海里游的人非得把你拉下来不可;江湖是什么?是权力利益的漩涡。各种心怀鬼胎的人在权力利益的漩涡里身不由己,凭什么让你置身事外?你不加入我,就是我的敌人。

江湖容得下很多,武林至尊,神秘剑客、神医莽夫、鹰犬走狗、贩夫走卒都能有一席之地,唯有隐者不容许;江湖容得下很多,权力纷争、孤胆英勇、勾心斗角、阿谀奉承、阴谋算计、怯懦贪生都是生存的细胞之一,唯独容不下文艺情怀这个变异基因。

江湖向左,浩浩乎裹泥沙俱下;文艺向右,飘飘乎如无根之萍。

○ 黄海清